

父亲的劳动节

□曹会斌

在我的记忆卷轴里，父亲是个彻头彻尾闲不住的勤劳人，手头的活儿总是干不完。哪怕是众人满心期许放松的节假日，他都难得有闲暇时光歇一歇，劳动节更是这般，从熹微晨光初绽到夜幕悄然笼罩，忙完家中琐碎杂务，便一头扎进田间地头忙活开来。

我上初中那会儿，父亲在矿山辛苦劳作。每逢国家法定节假日，矿山放假几天，能得空闲。但父亲哪肯安歇，每次都心急火燎地往家赶，一进家门，连口气都不喘，便马不停蹄地开启忙碌模式。

那天清晨，生物钟准时将他唤醒，他毫无拖沓，利落地起身，床板轻微晃动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嘎吱”声。紧接着，他走到我床边，轻声催促：“快，起床漱口，跟我下地。”我睡得正酣，迷迷糊糊被叫醒，眼睛都睁不开，嘟囔着：“这才几点啊，我还想再睡会。”父亲二话不说，伸手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我不情不愿地洗漱完，父亲走过来，把锄头递给我，说了句：“走，劳动去。”接着，他戴上草帽，挑起粪桶，大步迈向茅厕。

父亲挑着粪桶，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在乡间小路上，扁担随着脚步有节奏地晃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跟在后面，撇着嘴，满心的不情愿都写在脸上。父亲许是听到了我这无声的抗议，扭头笑着说：“小子，别愁眉苦脸的，劳动能让咱过上好日子。”我那时年纪尚小，虽不太能懂这话背后的

深意，却也只能乖乖跟上他的脚步。

到了地里，父亲拿起锄头开始挖坑，每一锄下去都稳稳当当，力度恰到好处，挖出来的坑大小、深浅几乎一致。挖好坑后，他熟练地施肥，肥料从他手中均匀地撒落，精准地落在坑底。我赶忙跟上，一坑放上两兜玉米苗，父亲紧接着培土，动作迅速而流畅，松软的泥土被他轻轻拍实，稳稳地护住了玉米苗的根基，我则蹲在一旁，仔细地拔除周边杂草。施肥完毕，父亲挑起空粪桶，脚步匆匆地回村挑肥，我瞅着地里冒头的野葱，兴致勃勃地寻觅起来。

种完玉米，父亲挑着粪桶去塘边清洗。我扛着锄头，跟在后面，一同回到家中。母亲早已备好早餐，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父亲刚坐下，像是想起什么，眼睛一亮说：“加个菜，野葱炒鸡蛋！”母亲微笑着点头，转身将野葱洗净、切碎。父亲起身走到灶台边，点火、洗锅，待锅烧热，倒入油，放入干辣椒，瞬间刺鼻而诱人的辣味弥漫开来。紧接着，野葱下锅，快速翻炒，叶片在锅中沙沙作响，父亲手法娴熟



地撒入盐、味精等调料，顿时香味扑鼻。

这时，父亲从碗柜里拿出五个鸡蛋，轻轻磕破打入锅里，用勺子背面轻轻推动，鸡蛋液慢慢凝固、泛起金黄，不多时，一盘色香味俱佳的野葱炒鸡蛋出锅。那香味直钻鼻腔，勾得人食欲大增，尝上一口，至今仍是我记忆中最香的下饭菜。吃完饭，父亲还不忘跟我科普：“这野葱可不简单，不光美味，还有大用处。能发汗、散寒、消肿，伤风感冒、头疼发热、肚子不舒服、消化不良，吃点野葱就能缓解。”

虽说已经五月了，可外面依旧是春意盎然的模样，微风轻拂，带着丝丝凉意和泥土、花草的芬芳。我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脑子一下清醒了，人也精神起来。

如今，我也像父亲当年一样，无论面对何种境遇，都始终保持对劳动的热爱，因为我深知，劳动是生活最坚实的底色，是通往幸福之路的密钥，它能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光芒，让梦想在汗水的滋养下生根发芽。

诗画歌中的劳动之美

□苏应纯

诗之韵：劳动的深情吟唱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李绅的《悯农》如同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描绘了农民在烈日下劳作的艰辛。那汗水滴落的声音，仿佛是大地的低语，诉说着农民对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的劳作，不仅滋养了大地，也孕育了丰收的希望。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则展现了渔夫在江上捕鱼的景象。他们迎着朝阳出发，伴着晚霞归来，那一张张渔网，不仅捕捞着生活的物资，也网住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水悠悠，渔歌阵阵，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江上渔歌图。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张俞的《蚕妇》以简洁的语言，描绘了蚕妇的劳作生活。这首诗揭示了劳动者的艰辛与付出，也表达了对劳动者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画之境：劳动的视觉盛宴

米勒的《播种者》是一幅充满力量的画作。画中的农民手持种子，正在田野上辛勤播种。他们的身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高大，那坚定的步伐和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告诉我们：劳动是生命的源泉，是希望的播种。

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则展现了另一种劳动的艰辛。画中的纤夫们肩扛沉重的纤绳，艰难地行进在伏尔加河畔。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坚韧与不屈。这幅画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与伟大。

戴进的《春耕图》则是一幅充满生机的田园画卷。画中的农民正在春耕，牛儿耕地，农人播种，一派繁忙的景象。那嫩绿的田野、悠悠的白云、欢快的鸟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这幅画让

我们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与美好。

歌之魂：劳动的激情颂歌

《劳动最光荣》，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了劳动者的赞歌。它唱出了劳动者的自豪与骄傲，也激励着无数劳动者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以其雄壮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表达了石油工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奉献。他们不畏艰辛，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劳动的伟大与崇高。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石油工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奉献。他们不畏艰辛，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劳动的伟大与崇高。

白色纱衣。蜂儿们终于可以停歇下来，不再忙碌，却仍然在蜂箱周围打转儿飞，不想闲。

养蜂人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奔赴下一个放蜂地。他们把蜂箱捆扎好，帐篷折叠起，饭锅和桌椅也擦得锃亮收纳起，只等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启程。

“下一站去哪儿？”我问中年“赶花人”。“往北走。”他望向远处的山峦，“听说那边的枣花要开了。”顺着他凝视的方向，我隐约看到他眼睛里充满了希望的光。

养蜂人出发的那天，我恰巧路过。卡车停在山脚下，他们把家当一件一件搬进车厢，忙碌的身影儿像极了那些采蜜的蜂儿。中年人最后一个上车，他回头望向山上的槐树林，对我挥了挥手。卡车缓缓发动了，渐渐消失在蜿蜒的山路上。那远去的背影儿，也如扬起的尘土，让我的眼角湿润起来。

山上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唯有槐荫下，一排排蜂箱留下的浅浅痕迹，还有空中时隐时现的蜜香，仿佛诉说着养蜂人的故事。捡起一枚落地的槐花瓣，忽觉这些“赶花人”如同他们的蜜蜂，风尘仆仆的一生中，都在追逐温暖花开的地方，从未停下奔忙的脚步。他们酿出的不仅是甘冽如饴的蜂蜜，还有那些漂泊岁月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美好憧憬。

我想，来年槐花再开时，那些“赶花人”一定又会来到这里，望着满山的槐树微笑。那笑容，甜如槐花蜜。待到那时，他的日子也会更好了，更好了。

印象最深、最热闹的要数夯屋基打号子了。夯屋基的夯是用农村磨盘做的，足有100多斤重，用粗钢筋焊制的铁箍兜住，铁箍上系上5根粗绳索，夯屋基时5个人紧拉着绳索，随着号子声先将磨盘拉到空中，再重重地夯到地上。夯屋基吆喝的号子有以前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内容，也有现场临时即兴编的。曾经围观过王三爹家夯屋基的现场。领号子的张大龙吆喝着“王爹建新房啊——”其他人回应“嘿哟——”下面接着是“全家喜洋洋啊——”“嘿哟——”“我们来帮忙啊——”“嘿哟——”“用劲来打夯啊——”“嘿哟——”，在劳动的号子中，打夯人调整拉动绳索的力量与节奏，确保磨盘轻起重落沉沉地砸在地上。农村夯屋一般选择春天，庄稼地没有什么农活，嘹亮的号子声引来众人围观，围观的人越多，打夯人打号子越兴奋，号子声越嘹亮。

如今，农村重体力活儿几乎全被机械设备所取代，劳动号子也已渐行渐远。劳动号子，这声音里有着天然的节奏，每个音节承载着山一样的重量，指挥着脚步整齐划一，腰背压弯如上弦的弓，劳动号子，比交响乐宏大，比摇滚乐有力。

小蜜蜂（诗三首）

□卞江波

五月第一天

我选择用汗水迎接这一天
在护田、护路的林地上
植上28株杨树苗
浇水、培土、踩实
自此，我的心里就有了一棵棵小树在发芽、长大

都有劳动者的身影和足迹
我接过你的犁、拿过你的铲
骑上你的摩托去送快递
我来接替你
今天你休息

小蜜蜂

一只小蜜蜂，飞呀飞不停
采花酿蜜，最辛苦
把最甜最美捧奉给人类

我的老父亲
我的老母亲
为了儿女，为了家庭
为了他钟爱的事业
忙碌一生
他们都是勤劳的蜜蜂

世上有多少甜
就有多少采蜜的蜂
为人类付出
世上有多少辛苦
就有多少奔波的劳累和汗水

今天你休息

我们都是劳动者
我用笔在纸上耕耘
你扶犁在田间劳作
我用诗歌赞美你播种的岁月

我愿做一只小蜜蜂
奔走在花丛间
去发现最美、采集最美
酿造最甜
甜到每个人的心里



一个电焊工的日常（外二首）

□何军雄

一截管道，横在地面上
它的前身由电焊工
一节一节拼凑在一起
节头的链接点
焊条做了天衣无缝的使者
起早贪黑，为了让每一根钢管都能无缝衔接
从一截管道里爬出爬进
身体蜷缩成粗虫一般
那些焊条的火花点亮夜空
每一根管道，都是一条血脉
贯通着整个的桥洞
从城市延伸出来的管道
让一个电焊工，从少年
焊接成一个两鬓斑白的老者

其实，他每天清扫的
并不是灰尘，而是年轮

一根轨道的二十四节气

用脚步丈量
狭长的轨道一眼望不到头
火车就是从两根钢轨上行走
和一个检修工，一前一后
丈量着一根轨道的长度
一年那么长，二十四节气
火车没有休息过一天
那个手持扳手的检修工
也未曾休息。逢年过节
都在两根钢轨上来回徒步
一根轨道的二十四节气
就在火车的汽笛声中远去
检修工粗糙的手掌上老茧
覆盖了指纹
连回家的密码都无法解开



一个打扫晨光的人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
一个身影就在街头晃动
第一缕晨光，洒下
落在一个清洁工的身上
荡起的灰尘好似晨光

鸟雀惊飞，一堆鸟粪
正好落在肩膀上
不知情的清洁工
还在低头清扫卷起的土
漫过了长长的街道两边

柔和的晨光，是一只眼
目测到一个人的胸襟
让一个清洁工内心忐忑

老鞋匠

□杨琴悦

多么老的一个鞋匠
像块灰突突的石头
压在街角，被行人路过
在匆匆的路过中遗忘
直到有一天，鞋坏了
其实是脚出了问题
这才停下来
看他一言不发
把我的鞋抱在怀里

其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样子
似乎任何破旧的鞋他都有药可救
任何道路都可以被他装进鞋里
重新出发，重头再来
我忍不住仔细打量
多么老的鞋匠
多么耐磨
多么勤劳的一个人
岁月在变，他不变



嘹亮的劳动号子

□董青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随处可见劳动时打号子的场景。人们在集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时，通过整齐有力的劳动号子鼓舞士气、激发干劲、协调动作一致。激昂嘹亮、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深深地镌刻在岁月的记忆里，溶化在平凡劳动者的血液中。

那时好多现代化机械设备还不多见，好多费力气肩抬人扛的重活累活都是靠集体力量人工完成，如村民家建房抬楼板上梁、麦场上移动脱粒机、垒新屋基打拦河坝夯土、推着载重的手扶拖拉机爬坡、挑河沿水拉着推车上堆等，这些活计通常需要多人合作共同发力完成，干活时常会由村干部或力气最大位于主要位置的人领头吆喝“打号子”使劲。“打号子”的内容和节奏一般根据具体的活而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劳动，吆

喝的号子也不同，或吆喝着“一二三—（领头），加油（众人）—”或一起鼓劲“嘿哟（领头）—嘿哟（众人）—”或呼喊着重“用力推啊（领头）—不偷懒啊（众人）—”几乎所有有的劳动号子都豪迈雄壮、粗犷朴实、节奏明快和干脆有力。

嘹亮的劳动号子，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既是乡亲们辛苦劳作力量的迸发，又是乡亲们欢快愉悦心情的流露，给单调的劳动生活增加了情趣。嘹亮的劳动号子，是乡亲们辛勤的汗水凝结而成，是乡亲们劳动的情怀培育而成，它和家乡土地上的庄稼一样厚实实在、朴实无华。

曾经体验过劳动号子的魅力。有一年雨季一辆货车往河堆上运送抗洪物资，上坡中途轮胎打滑赶紧刹车，生产队长赶忙召集附近的10多名劳力支援推车。生产队长说：“大家找准位置，听我号子一起用劲往上推，使劲啊，要是车子冲不上去后退就危险了。”然后生产队长开始打号子，大家一起使劲推车，“向上推啊——”“嘿哟——”“不后退啊——”“嘿哟——”嘹亮的号子声中，货车加大油门冲上了河堆。

责任编辑：刘福申

版式设计：蔡秀凤

电子邮箱：hjljufushen@163.com